

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难得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既来自他的小说语言的家常化和故事的日常化，也来自他的小说人物的普通化和生活的世俗化，当然，更是来自他的小说所给予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善意和温暖。看他的那些被人称道的小说的感觉，如果用他在小说《受戒》里所引用的一副“万年红”的对联来说，就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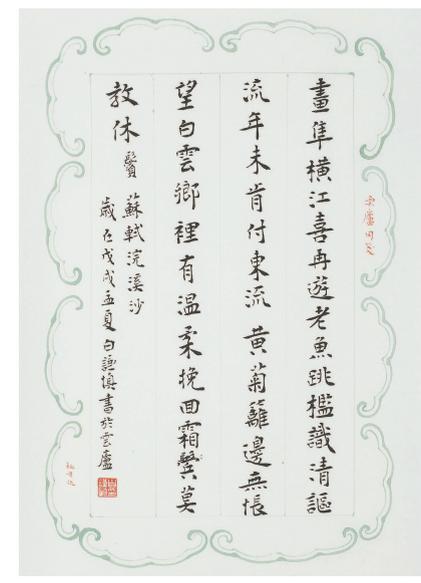
汪曾祺的小说的语言虽然俭省，但并不生硬，用的都是人们日常生活里的闲言碎语，给人一种如话家常的感觉。当然，有时汪曾祺也会露出“马脚”，

### 晚饭后给人讲的故事

张生

像《异秉》中说酱园的食客张汉长得像“伏尔泰”，就有点“穿帮”，让人忽然从苏北小镇跳到了法兰西，不过还好这样让人“出戏”的语言并不多。而他就用这样的闲言碎语讲着那些动人的故事，他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没有过多的感慨，也没有过多的伤感。因为他讲的故事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大多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小事。

但他讲的那些不离百姓生活日用的小事，却折射出人们的生活的习惯，艰辛和坦然。《异秉》中写卖熏烧的老板王二的发家史，写卖烟的师傅的刨烟，写药店的人每日的劳作，《受戒》里讲和尚放焰口，偷鸡贼用铜蜻蜓偷鸡等，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岁寒三友》里的绒线店的王瘦吾女儿因为家穷买不起白球鞋不能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妈妈为了满足女儿的愿望，连夜做了双白鞋面运动鞋的情节，不由得让人感觉既心酸又温馨，可这岂不正是普通人从来都不容易的日常生活写真？



录苏轼浣溪沙一首 (书法) 白谦慎

起，我理想的人生是“高贵的精神，朴素的生活”。他直言不讳地说那是因为我没有过好日子，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所以才能安贫乐道——我是因为自己见识有限，没有体验过奢华，所以才安于清贫。

我并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通得过富贵的考验，重回物质欲望很低的生活。据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概我这一辈子，也很难有机会“由俭入奢”了，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但人各有志，契诃夫的小说《醋栗》里有这么一段话：“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候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苏辙的《孟德传》中，也记述了一位“少而好山林”的奇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山林之志，历尽苦难却无怨无悔。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富贵，无论那富贵是暴发户豪宅名表、华宅游艇式的高调炫耀，还是《红楼梦》中的“茄鲞”式的繁复精致，或者“半旧”而又极为讲究的家居摆设的低调奢华，还是元妃省亲式的热闹铺张。

《红楼梦》中，宝玉对可以随时随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柳湘莲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富贵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贵为皇帝，要保住权力系统里的那个最高位置，何等不易。看似稳固的富贵、至高无上的权势，实则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只要稍微有点历史常识，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年关到了被逼债的杨白劳，圣诞的夜晚冻死在街头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卡夫卡笔下的走投无路的煤桶骑士……

初次听维瓦尔第的《四季·冬》，甚至有点诧异乐曲关于冬

说起青州，那可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呀！开创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禹贡》中，就有“九州”之分：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和青州。地处山东中部的青州，一度更名为益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华东师大开始了在山东和安徽的函授高等教育，且每年有两次的面授课。

我随着讲课队伍来到了益都。当时的益都属山东潍坊地区，而潍坊教育学院就在益都。潍坊教育学院的前身是一个教会学校，我们平时的生活起居就在这里。当时，我们占据了底层最大的一个办公室，而一边墙壁还有残留的壁炉——当然早就不用了。上课在一个类似礼堂的超大教室，一百五六十名学生一人一张课桌，占据了教室中间部分；而讲课的老师就在一个不大的舞台上。

我至今印象很深的是与学校毗邻的老街。那是一条东西向的石板路，两边矮平房，一律黄泥土墙，南侧为一间间规模不大的店铺，大多为前店后家。最热闹的是北侧伸出去小路上的电影院，硕大的海报挂在电影院两侧。印象中这里是益都的老城了，每逢初五初十，赶集在古城东边的新城，路途不近，要走一个小时。我也去过，吃的穿的用的尤其是干庄稼活的农具，在这里都有摊子、铺位，还有高音喇叭在边上凑热闹。

一天课后，教育学院傅老师带着我们上海来的老师去当地一个名胜古迹。走出学院大门，往西不多会儿，就看见一处断壁残垣，但还有耸立的红柱、门楼，几乎能看出当年的金碧辉煌。傅老师介绍说，这里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衡王府呀！从朱元璋开始，总是把皇族兄弟分封为王而派往各地。到了嘉靖，这里就是衡王朱载堉所在地，而此地就是衡王府。我们都在为这样的邂逅而惊叹。

现在这里真正是断壁残垣了，但奇怪的是，留下不多的痕迹，还能看到当年的不同凡响；而一些残留物，仿佛还有意保留着皇家气派。我们流连着，感慨着，似乎触摸着五百年前的历史场景。

看着我们仿佛不愿离开的样子，傅老师说，来来来，这里更稀奇的宝贝在前面、在上面！我们紧跟着，走出几步往前看。傅老师抬起右手臂，指着正前方说，那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宝，名为“人无寸高”！原来，一次朱载堉过生日，衡王府的内掌司为了讨好衡王，就在这座云门山的巨大摩崖石壁上刻下一个巨大的“寿”字。你们看看，现在是不是还能看得见？

### 难忘青州

马以鑫

“寿”！傅老师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衡王生日那天，这个内掌司领着王走出府门，然后指着正对东方的一个好像连着天的“寿”字，那时候的衡王会是怎样的心情？我们一位老师脱口而出，那个马屁可拍到家了！顿时，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傅老师随即说，也不远，我们走几步，贴近看看。

我们上山沿着台阶，终于来到“寿”字前。好大一个“寿”字，几乎有两三层楼高，而“寿”字右下的一个“寸”字，超过一个人高。哈，这就是“人无寸高”呀！其实，人是很渺小的，这个“寿”字，隐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很快，益都恢复了原先的古名青州。后来，为了上课，我还去过几次。记得很小的时候看了《三国演义》，曹操带领的军队好多就是青州兵，更何况那是赫赫有名的“九州”之一呢。后来，新闻说，青州建起了李清照纪念馆，建起了欧阳修纪念馆，我真想重回青州，一睹为快。特别是有一年新闻说，在青州附近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新发现的佛像，后来都被安放在了青州博物馆——我更是想念青州，期盼重返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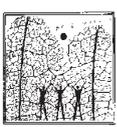


脂砚斋对《红楼梦》有一段批注，其中引述了一个“庄农进京”的故事，大意如下：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的农人去了趟京城，回家后大家问他见了些什么，他吹牛说连皇帝都见了。大家又羡慕又好奇，问是什么情形。他回答说：“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骑着马，马上放着一口袋人参，时不时咬一口人参。一时要屎急了，连擦屁股都用的

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掏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

### 庄农进京与宝玉下乡

周春梅



记忆中的冬天是从放学回家厨房里飘出的甜香开始的，那是外婆用大锅在煮黑枣鸭蛋。外婆并不擅长厨艺，只对夏日熬琼脂和冬季捣芝麻核桃、熬黑枣鸭蛋这样的小事饶有兴致。一般在立冬之后，外婆就开始煮黑枣鸭蛋。鸭蛋煮熟剥壳，加入黑枣冰糖核桃，小火大锅炖上几个小时。鸭蛋融合了黑枣的焦香、核桃的清香、冰糖的甜腻，煮成了茶色。每天放学回家，外婆就会端上一碗热乎乎的黑枣鸭蛋核桃汤，我喜欢把融合了枣子核桃香味的甜汤舀一勺淋到鸭蛋黄上，那种妙不可言的甜与香，胜过长大后尝过的任何甜品。独自当厨之后，会做很多菜式却很少有兴致重温这道冬天的补品。是因为物资丰富了，童年的甜食不再稀罕了吗？好像也不是，总觉得我永远也煮不出外婆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就让它

记忆里甜香吧。同住在一栋楼里的阿姨则喜欢煮甜蹄膀和羊羔冻。大砂锅里桂圆红枣和蹄膀一起炖着，冒出的袅袅的热气和空气里飘着的肉香桂圆香，显得生活很富足，作为独生子的表弟常常独享这一锅美食。一年复一年，表弟“补”成了一位冬天不畏寒且超过家中男士平均身高和体重的大个子。隔壁人家一到冬日就来借我家的石制榨臼，用它捣芝麻核桃粉，真正的全手工制作，他们家的冬日补品是一小碗黄酒加上芝麻核桃冰糖蒸食。

关于食物的记忆都是温暖的，但儿时读到的冬天故事却大多是苦涩的，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大雪飘朔风阵阵透骨寒留困沧州的林冲，北风

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年关到了被逼债的杨白劳，圣诞的夜晚冻死在街头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卡夫卡笔下的走投无路的煤桶骑士……

### 等待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忻之涓

天的表达，冰天雪地顿足奔跑，是欢快的；屋外下着冻雨，室内人围坐火炉品酒读书，是温暖的，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罪恶感；溜冰滑倒急刹，满满的冬令运动之乐。苦寒不苦，冬天是欢快的美妙的。听来自北方的朋友说起他们滑冰滑雪打冰球坐雪橇的冬天运动，神往不已。享受过寒冷天气，坐在温暖的屋子里倒



一杯红酒等待极光的曼妙，享受过泡着温泉看星星和远山的放空时光，都是儿时的梦里也不曾有过的关于冬天的遐想。饶是如此，我们还是习惯了用寒冬来比喻人生的低谷。记得有一年，上海大雪，雪后，地面结冰。我们一群人走在路上，看到前面有好几个人摔倒了，近观，才发现这是路面结冰，大家纷纷绕行，偏有一个同行者好奇，说要去走走那条冰道，同所有先行者一样，一个趔趄，摇摇晃晃了好久，她还是跌倒在地，虽然没有前任们猝不及防的惊吓但也摔得够呛，引发我们一顿嬉笑。想想她没穿溜冰鞋也不会溜冰，凭什么以为自己与众不同能避过一摔？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想到朋友那次实验性

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还有的地方出箍桶和弹棉花的人，以及画匠等。还有《岁寒三友》里讲到做花炮的王瘦吾做绳子和草帽的知识，乡村画师靳彝甫的各种画画的知识，还有陶虎臣放烟火的知识等，甚至《大淖记事》里的打锡器的知识，汪曾祺侃侃而谈，涉笔成趣。他在小说里带出来的这些世俗的知识，都是“在情在理”的，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智慧，从中也让人感到汪曾祺对世事的洞明，对国人文化的深刻的把握。

汪曾祺说，自己的小说都是“小品”，他也只能写些“小品”，“小品”是个佛学用语，指的是佛经的简写本，但是，这简略的小品却是去芜存菁之作，所

存留的经书的精华和妙义所在，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虫”，也是所谓的，“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从中窥见的是人生的真相。而且，他的小说虽然写的是俗世的人和俗世的事，可却给人一种“小而雅”的感觉。

这些年汪曾祺的小说忽然“热”了起来，有一个原因或是人们对人与人关系越来越局促的伤感，对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闲暇放松感到的疲惫所致。汪曾祺的小说就像是“晚饭后”给人讲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不是什么历史风云的变迁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似乎曾经发生在我们的亲人之间，或正发生于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小事。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让人在劳作了一天，得以在这片刻的余暇中得到愉快和温馨的安慰。他的《晚饭后的故事》这篇小说里，讲述的戏曲演员郭庆春和青梅竹马的恋人许招弟在大时代变动下命运的变迁，这里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的温暖的情感，这些都让人感到温馨，感动和愉悦。而汪曾祺的小说也因此构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所熟悉和向往的有情有义的世界。

虽然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有时难免给人“寂寞”甚至“荒凉”之感，可是人们却不至于彼此之间相互渴望和给予的“温暖”。也许，正是这从人性深处所迸发出来的善良和爱意，才是汪曾祺的小说吸引人的原因吧。

### 十日谈

冬藏记 责编:殷健灵

这里不说食补，只说精神上的“蓄势与新生”。